

可亲,可敬的晏甬校长

■王世勋

1952年夏,我从沈阳市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后分配到东北戏曲学校当文化教员。东北戏校是东北戏曲研究院领导的两团(京剧团与评剧团)一校,院长就是晏甬。当年召开全院大会时,晏校长(这当然是后来对他的称呼)坐在主席台上,我就是坐在台下的听众。那时他刚三十六七岁,但在我的眼睛里他则是一位“革命老干部”。

1953年7月26日至8月30日在沈阳举行了“东北区第一届戏剧、音乐、舞蹈观摩演出大会”。对此,全院十分重视,两团一校均拿出最好的剧目参加大会演出。当时,经常是一天观摩两场,有京剧、评剧、话剧、音乐、舞蹈等各色精彩节目,真是大开眼界,大饱眼福。9月8日下午在东北京剧团剧场召开全院大会,晏甬院长作总结报告。他从获奖情况、组织领导、剧本创作、舞台表演以及经验、不足等五个方面进行了全面总结。给我这个刚参加工作、对戏曲一窍不通的20岁小青年,上了生动、深刻的一课,使我受益匪浅。

1954年7月5日至8月26日,东北戏校举办“教员讲习班”。主要目的是为了专业教师的思想素质、丰富戏剧理论知识,藉此提高教学水平。我也十分荣幸地成为该班的正式学员。在开班典礼上,晏甬院长讲了话,同时他也是三位主讲老师之一。另两位是张守维(电影《白毛女》杨白劳的饰演者,时任副院长)与张竞(著名戏曲导演)。参加这次学习对我来说又是一次进修,使我学到了不少

京剧知识、理解了戏剧舞台的“潜台词”、知道了史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体系。当年的学习笔记本至今我还完好地保留着。由此,我也更加敬重晏校长。遗憾的是晏校长只讲了一个专题“中国戏剧发展史”,原计划中他还要讲“歌剧的风格与特征”,但由于全国大行政区的撤销,他提前来了北京而停止。这一消息,他是在1954年8月10日(星期二)上午9时在东北戏曲研究院召开的行政领导干部与全院党、团员会议上宣布的。他告诉大家:决定撤销东北戏曲研究院,成立辽宁戏曲剧院;东北戏校与北京的戏曲学校合并,学校名称为:中国戏曲研究院戏曲学校沈阳分校。

我是1955年10月3日,随着沈阳分校最后一批师生来北京的。此时,学校名称已是中国戏曲学校,晏甬是接田汉、王瑶卿之后第三任校长。

关于晏甬校长的历史功绩可见《中国京剧史》(下卷)第58章第9节(26、45页)“京剧教育的组织领导工作者”条目。

在此,我愿意,也只能以我个人的视角,说说我对晏校长的印象与理解。

1956年,我担任中国戏曲学校共青团总支副书记、少先队总辅导员。晏校长十分关心青少年学生的健康成长。他与团干部谈话时要求我们努力做好学生的思想工作,我们要培养又红(思想品德好)又专(专业技艺好)的戏曲艺术人才。我觉得他苦口婆心,语重心长。

(上接第122页)在那时,学校充满令人振奋的学术气氛和使人舒畅的民主空气。至今想来,一股欢欣鼓舞的幸福感仍然萦绕心头。

晏校长是剧作家、教育家、学者、文化人,他来做学问、讲科研的姿态管理学校,以豁达、乐观和智慧化解矛盾,以严格自律赢得口碑。老战友品评他“书生气太重”,学生们称“晏校长做大报告都是细声慢语,满脸写着‘慈祥’两字。”

我们记得:根据对外宣传的需要,北京电影制片

厂拍摄全面反映中国戏曲学校的记录片——《含苞待放》。从草拟脚本到组织拍摄,晏校长全力投入,精心操持,真正是今天所称的总策划、总监制。或许是那一时代特点,或许是缘于他个人风格?影片没有提到晏甬一字,没有哪怕一瞬显现他的身影。然而,影片随处可见晏校长为学校点染的浓墨重彩,影片为晏校长的履职岁月描绘出一份光彩的档案。

(责任编辑 曲谨春)

上个世纪50年代,爱国卫生运动正值高潮,机关、学校每周都有义务劳动日,有时校外,大多校内,或清楚绿化校园,或打扫宿舍、教室与办公室。在劳动时我也常见到晏校长和大家一样的劳动。

晏校长尊重旧社会过来的戏曲艺人、今日的戏校老师,不论是京剧科的王连平、赵桐珊、邢威明、马宗慧、孙盛文、王盛如;还是地方剧科的李忠、成国祯、杨菊林、秦风云、王奎泉等在私下(不是会上)提起晏校长来,他们都十分敬重。原东北戏校的学生、合校后成为实习剧团(后改为实验剧团)演员杨韵清、孔雁、刘亮、刘习中以及刘琪(因年龄还小,编入京51班)等说起晏校长来也是极为尊敬,有时也亲切地称他为“老晏头”。由此可见晏校长平易近人、朴素真诚的为人作风。

我认为,晏校长在中国戏曲学校工作时期,他既认真吸取旧中国科班的办学经验,又探索、超越旧科班“口传心授”的教学模式;他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、政策,努力寻求一条社会主义戏曲教育的新路。我的依据是:

一、注意充实教师队伍,调整教师结构

晏校长带来了原东北鲁迅文学艺术学院的一批“新文艺工作者”,他们主要是教授戏剧理论知识和戏曲导演知识;调进了一批普通大学本科毕业生,有的教文学、历史,有的教数学、物理,还有教音乐、美术以及体育等课程;还留下了一批本校毕业生,作为专业教师的接班人培养。

二、拓宽专业教学内容,改善教学方法

有的专业教师学习了史斯尼斯拉夫斯基表演理论以后,也试图运用自己的教学课堂,把“口传心授”与导演手段结合起来;教学方法更加强调启发式;还有的把武术、舞蹈、体育等技巧引进京剧武功、基本功课堂,使其更加规范化、科学化,……诸如此类的“新因素”或曰“横向借鉴”,所有这些尝试,不能说全是成功之举,但也不能说皆是失败之处。

三、创办地方剧科

中国戏曲学校不叫中国京剧学校。因此,设置一些地方剧种是应该的,当然也不可能涵盖全国的百个剧种。我认为开办地方剧科是必要的,实践证明中国戏曲学校的地方剧科(含评剧、河北梆子两个剧种)也培养了一定数量的优秀戏曲艺术人才。

四、重视图书馆(室)的建设

晏校长十分清楚,图书馆对于一个学校来说是

个非常重要的单位。高尔基说:“热爱书吧,它会使你的生活变得舒畅愉快”、“知识就是力量”(培根语录,当年图书馆墙上的大标语)。晏校长有时要亲自审阅购书目录,图书室门前经常公布新书,师生借书要排队。有的同学喜爱右典诗词,有的同学爱读外国小说,形成了一种读书热潮。

五、丰富学生的课外活动

我们可以通过当年所举行的新年、春节、国庆节节假日师生联欢晚会上演出的话剧、歌舞、曲艺、魔术等文娱节目窥见同学们丰富的课外活动;其次,当年的课外观摩多,除了本校每周放映电影外,还有各省市剧团来京演出的各种戏剧、歌舞节目,扩大了同学们的艺术视野;学校学生会、工会也经常组织各种球类比赛等体育活动。我们还可以从1957年上半年新影片厂拍摄的彩色艺术片《含苞待放》中观看到中国戏曲学校当年教与学的生活场景。

至此,晏校长在我的心目中已由一位“革命老干部”转变为一位学者型的戏曲教育家了。我觉得,他与昔日的中华戏曲专科学校校长焦菊隐先生有相似之处。

晏校长于1956年便按上级领导指示开始筹建我国戏曲艺术教育的最高学府——中国戏曲学院了。1958年他离开中国戏曲学校调入中国戏曲研究院任副院长。这里是否又可与新中国成立之初田汉先生筹建中国戏曲学校相比呢?诚然,当年的中国戏曲学院不似今天的中国戏曲学院。但我认为,两者还是有其内在姻缘的。至于前者为何命短停办?后者又如何诞生、发展、壮大?这应是值得后人研究的课题。

1995年4月25日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、中国戏曲学院、中国歌剧舞剧院、中国京剧院等单位联合举行晏校长“从事戏剧活动60周年纪念会”。当年我曾填《诉衷情》词一首发表在《戏曲艺术》第3期上,今日我再重填一首《诉衷情》结束本文:

《陈州粟米》《小姑贤》,《红旗谱》领先。《路漫漫》^①兮求索,征途伴笑颜。

歌舞剧,编导演,育才全。一生奉献,无怨无悔,功留世间!

注释:

①《路漫漫——晏雨戏剧创作集》书名。

(责任编辑 曲谨春)